

『最动人的情话，
不是浓烈甜腻的软语温言，
而是你看着我，
一起将静默酿成入口即化。』

未曾听说 我爱你

素素素
SUSUSUSUS

WEICENG TING SHUO
WO AI NI

【花火】
工作室

醉心推荐

他先天性失语失聪

世界于他\本是一场无声的电影

直至她的笑容发出微响

根指尖都在他的心上跳跃出音符

他才终于听见\爱情说话的声音

——总裁纯情起来
也能如此清甜微酸\惊鸿缱绻

我从不怜悯自己
失去整个世界的声音

因为世界用你的眉眼
给了我最好的补偿

未曾听说
我爱你

普
素素素
SUSUSUSU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未曾听说我爱你 / 素素素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689-0

I. ①未… II. ①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1688 号

书 名 未曾听说我爱你

作 者 素素素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怪兽工作室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孙 逊 周 映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封面 设 计 李娟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689-0

定 价 2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CONTENTS

01/ 第一章 旧爱

26/ 第二章 惊喜

49/ 第三章 亲密

73/ 第四章 谜样子安

98/ 第五章 意外邀约

123/ 第六章 暗中使坏



目 录

CONTENTS

151/ 第七章 相思

177/ 第八章 不解风情

204/ 第九章 情敌

228/ 第十章 云开雾散

254/ 第十一章 处处机锋

279/ 第十二章 牵手前行

第一章 旧爱>>>>

WEICENG TING SHUO

—WO-AI-NI—

立夏刚过，盘亘数月的潮气逐渐消弭，阳光微热。

舒珮背靠着绵软的抱枕，屈膝坐在公寓飘窗的窗台上，敛眉远眺。笼罩在夕阳余晖下的新港，街灯渐次亮起，温暖映照鳞次栉比的栋栋高楼。

过了片刻，手机的铃声突兀响起。她偏头看了眼号码，缓缓从窗台下来，面沉似水地走到镜子前，仔细检查自己的衣服和妆容。

阎素素晚上为结婚补请的同学餐聚，方亦然也会出席，还有他的现女友。

现实虽然残酷，但决不能出现前男友劈腿后，被反劈还贫困潦倒、露宿街头的戏码。舒珮自嘲地对着镜子耸了耸肩，拿包下楼。

开车来到玉顺街的珍味坊，阎素素挽着穆文哲的手臂，笑容满面地等在门外。舒珮去泊好车回来，和阎素素聊了两句，先行往里走。

进到大厅遇见班里的另外一个同学，她停下来和对方寒暄，身后忽然传来女人酥媚入骨的软糯嗓音：“亦然，我的脚好痛哦……”

亦然？方亦然……舒珮愕然地勾了下唇，懒洋洋地转过身，带着审视意味的凌厉目光，上下打量他身边的孟欣一番，慢悠悠地落到他脸上。

孟欣挑衅地望着舒珮，眸底闪过一抹得意，倨傲地抬高下巴，身娇体软地靠在方亦然身上，继续撒娇：“亦然，你背我好不好吗？”

方亦然似未听见，坦然地迎上舒珮的视线，眼中的惊艳一闪而逝。定了定神，他拥着孟欣走过去，热情介绍道：“孟欣，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舒珮。”

舒珮在心底嗤笑一声，施施然朝孟欣伸出手：“你好，我是方亦然的前女友。”

“我知道，听亦然说你倒追他好久……”孟欣也笑，有意拖长的尾音，充满了掩饰不住的骄傲。

“男人在床上说的话，就好比某城承诺全年无霾，你信？”舒珮目露鄙夷，漫不经心地移开视线，留给他们一道婀娜的背影，拉着一一直被忽视的同学转身朝雅间走去。

高跟鞋踩到地面的“嗒嗒”声渐行渐远，垂至脚踝处的湖蓝色长裙，随着走动的身姿婀娜摆动，隐约露出底下的黑色细高跟。如瀑的黑直长发，简单拢顺在脑后，衬得她原就单薄高挑的身子，更加飘逸出尘。

孟欣碰了一鼻子灰，气得狠掐了一把方亦然，后者的眼神追逐着舒珮的身影，对此浑然不觉，她郁闷之余又连掐了好几把。

方亦然吃痛，蹙着剑眉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，心思微变。事实上舒珮除了性子比较执拗，不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人品样貌，处处都在孟欣之上。

当初他不过是嫌弃她家庭条件不够好，才借着孟欣的帮忙，在尊创站稳脚跟。可怎么也没料到，短短两年的时间，舒家的老房子竟赶上拆迁，昔日买件百来块钱的衣服还犹豫半天的舒珮，如今已然成了个小富婆，而孟欣依然还只是个有套小房的助理，混混温饱。

暗暗将两人比较一番，方亦然脑海里不由得又浮现出舒珮窈窕的身影。

舒珮进了雅间，依次和先到的同学打招呼，而后随意坐下。还以为方亦然劈腿的对象，再怎么也该在这种场合下收敛住情绪，谁知张嘴就是一股子馊味。

倒追？方亦然也太把自己当根葱了！

说好的同学小聚，突然多了方亦然的女友，晚饭大家吃得都不太开心。

阎素素和穆文哲商量后，决定去曙光继续，让大家有家属的带家属，有朋友的带朋友。

舒珮情绪不高，即使分手了将近一年，同学们看她的目光依然充满了同情和怜悯。而今天方亦然的举动，无疑是让她在众人眼中，成了个更加可怜的笑话。

转场到了曙光私人会所，许是都喝了酒的缘故，气氛比晚餐时热络了许多。舒珮看着同学们怂恿阎素素夫妻唱歌，余光扫过相拥而坐的方亦然和孟欣，自嘲地勾了勾唇。

关系要好的几个同学看不下去，纷纷找借口跟她喝酒，拐弯抹角地安慰一番。红酒一杯杯进肚，她自己也不知喝了多少，轮到方亦然和女友献唱时，她撑不住醉意，摇摇晃晃地出了包厢。

顺着走廊一直往前，舒珮脚步虚浮地走进洗手间，拧开水龙头洗手。

抬起头，镜中印出她绯红的双颊，迷离的眸光和眉宇间挥之不去的不耐烦。舒珮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模样，苦笑不已。

“你怎么跑这来了？害我找你半天。”不知何时过来的阎素素，一脸担忧地站在门外，既心疼又无奈，“你还好吧，都是我安排不周。”

“好得不得了。”舒珮醉醺醺地挑眉，东倒西歪地走过去抱住她，“素素，你比我幸福，穆文哲他是好人。”

阎素素伸手抱住她，无奈长叹：“我们都要幸福。”

“好了，我没事，你先回去，我到休息区坐一会儿。”舒珮松开她，一脸无所谓地笑了，“放心，这点小事就被打击到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”

阎素素定定地看她几秒，见她不似作伪，遂点了点头，转身折回包厢。

舒珮站在洗手间门口没动，整个人虚脱一般，既感动于阎素素的关心，又觉得自己当初果断抽身实在英明。如今的方亦然于她而言，只是一场美好的回忆，也仅仅只是回忆，如此而已，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。

“舒珮……”走神中，方亦然冷不丁从隔壁的男洗手间里出来，神情

晦涩莫辨，“对不起。”

舒珮充耳不闻，渐渐收拢拳头，迈步离开。

错身而过时，手臂意外被他攥住，曾经在她耳边说过无数情话的磁性嗓音，低低飘过来：“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”

“放开！”舒珮愣了下，瞬间酒醒了大半，寒着脸冷冷呵斥，“拿开你的狗爪！”

方亦然眸光微闪，加大手中的力道将她拽过来，顺势抱住：“舒珮，我真的爱你。”

熟悉的人，熟悉的气味，感觉却是陌生又恶心得紧。这一刻，舒珮再次有种庆幸的感觉，若非早早看清他的面目，毁的可是自己的一辈子。

冷然仰起头，她高高扬起纤细白皙的手，用尽全力朝方亦然的脸扇去。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不止打疼了舒珮的手，也打懵了方亦然。

危险地眯起狭长的眸子，方亦然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舒珮，眸底渐渐浮起痛苦之色。她变了，不再是那个他说什么信什么，所有的心思都在他身上的单纯姑娘。这个发现让他无法接受。

舒珮可没工夫管他怎么想，甩了甩生疼的手，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。方亦然好不容易逮着单独相处的机会，怎么可能轻易放她离开，当即抬脚就追了上去。

舒珮走出一段距离，其中一间包厢的房门忽然打开，她因为喝了酒的缘故反应稍慢，竟将从里出来的人撞了个结结实实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吓了一跳，双手扶住墙堪堪站稳，尴尬道歉。

对方并未出声，还伸出手好心地扶了她一把。舒珮感激地抬起头，看清被撞之人居然是贺子安，顿时松了口气，不自然地笑了笑：“子安？你这是……”

眼前的贺子安，和以往见到的似有很多不同。一贯穿着牛仔裤加衬衫或T恤的他，今天破天荒地穿着正式的西装，质地极好的面料，服帖包裹

着他宽肩窄腰的颀长身躯，看着既舒服又得体。

金属镜框的平光眼镜，适当掩去他脸上的稚气。淡然自若地往那一站，矜贵又清俊。犹如贵公子般翩然优雅的他，实在让人难以想象，居然落魄到需要去自己的饮品店兼职。

贺子安看出她的疑惑，微微一笑，双手优雅抬高，动作行云流水地比画了一句手语：“我来谈兼职的事，正准备回去。”

比画完，他微微侧眸望一眼身后跟出来的向晨，示意他别多话。

舒珮半知半解地眨了眨眼，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故意大声说道：“子安，不是说等我通知才来的吗？这么早干吗。”

两步外的方亦然停下脚步，不动声色地打量一番贺子安，明明觉得面熟，一时却想不起何时见过。能来曙光消费的，都不是普通人，因此他不敢造次，愤愤敛去不悦，大方上前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我是舒珮的同学。”

贺子安波澜不兴地点点头，感觉舒珮手上的力道大得惊人，遂不露痕迹地挪了挪位置，稳稳将她护到自己身后。细小的动作让舒珮心中一暖，绷紧的神经稍稍松懈下来，径自拖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。

方亦然看了一眼向晨，发现对方根本没有要开口的意思，只好脸色讪讪地沉默跟上。

回到阎素素定的包厢，舒珮大大方方地牵着贺子安的手，歪歪斜斜地往那一站，笑容可掬地介绍道：“介绍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贺子安。”

在座的都是同学，自然清楚舒珮目前的交友情况。听她这么一嚷嚷，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目光好奇地打量贺子安。唯独她身后方亦然面无表情，悄然握成拳头的手，骨节白成一片。

他总算想起来为何会觉得贺子安面熟，原来是舒珮店里的那个兼职！死死盯着两人交握的手，那双好看的桃花眼，隐隐透出几分恨意。

舒珮能感觉到方亦然投在自己身上的视线，但并未在意，而是借着酒意怎么都不肯松手。虽然利用贺子安不厚道，但总好过被个烂人纠缠。早已放下过去的她，看着孟欣眼中的嫉妒，暗暗觉得好笑。

这时，方亦然慢吞吞地从他们身后绕过去，摆出一副为她高兴的表情，沉默地坐到自己原来的位置。舒珮佯装没看到，反而出其不意地踮起脚，狠狠在贺子安嘴上亲了下，意有所指地说：“等我结婚了，还来这里庆祝。”

附和的口哨声接连响起，甚至还有同学怂恿方亦然发表感言，唯有贺子安岿然不动。平静如幽潭的眸底，涌动着丝丝难以言说的雀跃与满足。

等待何其漫长，欣喜却来得这般猝不及防，幸福仿佛触手可及。

舒珮秀恩爱的举动，立即引来如雷的掌声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边埋怨她不厚道，找了男朋友也不公开，一边又麻利地给她倒酒。

在众人起哄的笑声中，舒珮大大方方地又喝了好几杯，还好剩下的都让贺子安挡了。即使是这样，她也醉得不轻，整个人几乎完全挂在了贺子安身上。

阎素素见状深感不妙，亏得她对贺子安不陌生，否则真是要被舒珮吓死。凑到穆文哲耳边说了几句，她优雅起身走到他们二人身边，歉意地朝着贺子安笑了笑：“梳子喝高了，你先送她回去，替我照顾好她。”

贺子安微笑点头，动作自然地弯腰抱起醉醺醺的舒珮，从容走出包厢。方亦然目光怨恨地盯着杯里的红酒，暗暗咬了咬后牙槽。一个毫无根基的破兼职罢了，他就不信舒珮真会喜欢这样的人。

贺子安一路抱着舒珮来到会所大堂，跟向晨碰上头，示意他去取车。

不多时，一辆银灰色的路虎匀速驶出会所，平稳滑进车流。朦胧的灯影，忽明忽暗地照进车厢。舒珮眯着眼歪在后座上，直勾勾地望着贺子安干净的下巴，迷迷糊糊地说着醉话。

贺子安听不见，又不好打扰向晨开车，只得陪着笑小心照顾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平稳开进舒珮所居住的悠然居小区，停到8号楼楼下。

向晨打开灯，回头用手语平静地比画：“我先回去。”

“好，明天早上九点准时开会。”贺子安比画完笑了笑，倾身推开车门，自己先下去，而后小心地扶着舒珮下车。

自己的酒品不太好，舒珮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平日里能不喝就不喝。今晚她实在是被方亦然给刺激到，以前只觉得他肯上进，而且有抱负，不然也不会同意交往。可惜自从他劈腿后，整个人就在人渣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

乘电梯来到九层的公寓门外，舒珮勉强找回一丝理智，醉醺醺地推开贺子安，站立不稳地晃着身子，低头翻包找房门钥匙。贺子安怕她摔着，始终举着手隔空挡在她后背，有好几次，他明明看见她翻到了钥匙包，想提醒时才意识到自己不会说话。

舒珮折腾了老半天，还是没有找到钥匙，迷糊中手里的包竟掉到地上。贺子安无奈摇头，让她靠着门站好，弯腰将包捡起来，并找出钥匙包。

打开门锁进去，舒珮硬拉着不让他走，还踮起脚，突如其来地吻上他的唇。她的吻毫无章法，甚至有些笨拙，但来势汹汹。

贺子安闭紧嘴巴，扶稳她的同时，艰难取下门上的钥匙。奈何她蛮力惊人，他一个没站稳，身子竟沉沉覆了上去，生生将她抵到玄关的鞋柜上。

虽然喜欢舒珮许久，但他从未想过乘人之危，更不愿在这种情形下占她便宜，可舒珮太热情了，她的舌湿糯灵巧，轻易滑进他的口中辗转厮磨，双手更是不安分抚上他的腰……贺子安心神微荡，最后还是理智地推开了她。

舒珮醉得厉害，被他这么推了下，身子歪了歪，软绵绵地倚着鞋柜，目光迷蒙地打量他：“你怎么会在我家？”

贺子安哭笑不得，憋红了脸站在那无法出声。舒珮见他半天不说话，缓缓竖起食指在自己的唇上点了下，兀自傻笑起来：“嘿嘿，你不会说话，我忘了。”

说完，她勉强站直起来一把将他推了出去，整个动作干脆利落，丝毫

不拖泥带水。尚未回过神的贺子安就被扔到了门外，眼睁睁看着那扇深棕色的入户门关上。

“呼……”房门关闭后，舒珮晕乎乎地靠在门后喘息一阵，身子一点点滑了下去，跌坐到冰凉的地板上。屋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她带着酒气的呼吸，低低盘旋。

她闭着眼坐着不动，许久才听到门外的走廊上，依稀响起沉稳有力的脚步声往电梯的方向移动。

确定贺子安已经离开，她甩了甩头，踢掉脚上的高跟鞋挣扎着爬起来，去洗手间掬了把冷水洗脸。醉醺醺的大脑一点点恢复清明，强吻贺子安的荒唐片段倏然闪过脑海，丝丝冷意从脚底冒出来，瞬间袭遍全身。

抬起头，她望着镜中眉目含春、一脸红晕的自己，格外恼火。她怎么会如此丧心病狂，竟然强吻贺子安。想到那张时时刻刻带着温暖笑容的清俊容颜，她就充满了深深的负罪感。

强撑着洗完澡，酒也醒得差不多，上了床倒头就睡。

夜里梦境凌乱，一会儿梦见方亦然抱着素描本，笑容阳光地穿梭于校园；一会儿又梦见贺子安静静地站在雨中，深邃若海的墨色双瞳，欲言又止地望着自己。几番睡睡醒醒，窗外的天边已然露出鱼肚白。

舒珮揉了揉肿胀的双眼，头疼欲裂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换了身衣服下楼跑步。大概是宿醉的缘故，跑了两圈太阳穴便隐隐抽疼，不得不停下来。做完拉伸，太阳已经升上地平线，刚拿出手机准备看时间，就接到阎素素的电话，邀她喝早茶。

想起昨夜喝高的事，她应承下来，回家洗过澡换了条藕色的长裙，出门打车去了茶楼。

“梳子，昨晚你走后没多久我们也散了。”阎素素端着一大盘的早点，不等她落座，就兴致盎然地八卦道，“不过方亦然和女友似乎闹了矛盾，你说他是不是想回头。”

“无聊……”舒珮不置可否，心中对方亦然的印象，又差了几分。

“哪里无聊了，反正你给我记着，就算天下的男人死光了，你也不能回头。”阎素素恨恨地咬了一口虾饺，表情狰狞，“否则朋友都没得做。”

“你从哪里看出来我是那种无脑的人？”舒珮苦笑，拿起羹匙舀了一口荷叶粥送进嘴里，“不说他了，扫兴。”

阎素素很满意她的态度，另外换了个话题闲聊。

喝罢早茶，舒珮顺路去店里转了一圈，店员美亚说早上有人给她送了份礼物。很普通的咖啡色外包装纸，形状方方正正的，看着毫无特别之处。

拿到手中随意转了转，她一下子看到那只独一无二的蝴蝶结，黛眉随即紧拧。记下需要补充的原材料，舒珮走前迟疑了下，还是带走了那份礼物。

去曙光拿回自己的车，她没有回公寓，而是去了父母居住的新华小区。才平静了十天不到的家里，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烟熏火燎、麻将声声。

压下烦躁，舒珮径自去了厨房和爸爸打招呼，说着就要走。

“珮珮，你妈有话跟你说，吃了饭再走。”舒传德抹了把额上的汗，叫住女儿，“她最近又找了个能赚钱的门路，明后天就不打麻将了。”

舒珮心不在焉地倚在厨房的门框上，目光对上父亲渴望的眼神，顿时一阵心软，撇撇嘴退回自己房间。

片刻之后，客厅传来椅子挪动的刺啦声，紧跟着就是舒母郭月瑶的大嗓门：“我说舒珮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方亦然那棵从根上就劈了叉的歪脖子树，值得你吊死在上面吗？”

舒珮郁闷地拉开房门：“谁说我要吊死？”

郭月瑶怀疑地瞥她一眼：“你不吊死，干吗把相亲的事推了？人家哪点比不上方亦然，要样貌有样貌，工作又稳定，市里还有两套房，嫁过去多舒坦。”

“市里有房，两套合起来面积都没咱家大。舒坦？火坑还差不多。”舒珮想起前天店里左磨右磨不肯走的男人，一阵反胃，“你再这么胡乱

让陌生男人上我店里来，以后但凡和相亲有关的事，免谈。”

郭月瑶见女儿真生了气，自己也气鼓鼓地去了厨房洗手。舒传德正在往盘子里装菜，见状赔着小心地让开地方，小声劝道：“珮珮不乐意嫁就算了，你老逼她干吗？”

“谁逼她了，自打两年前跟方亦然分了，就一门心思要开店。现在房、车都有了，还不嫁出去，留着陪我过六一吗？”郭月瑶呛了丈夫一句，寒着脸拿起橱柜上的碗筷转身去餐厅。

舒珮一字不漏地听全了母亲的话，猛然惊醒过来。过了六一，自己不就满二十五进二十六岁了？她不敢再顶嘴，恹恹地去厨房帮忙端菜。

席间郭月瑶的话三句不离结婚生孩子。舒珮默默闭上嘴，闷头吃饭，心里想着不嫁又不是十恶不赦的大事，何至于如此孜孜不倦地洗脑。

吃完从家里出来，看着时间还早，便开车去了新港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。水果批发区好几家店的老板都认得她，见她来了纷纷笑着打招呼。舒珮挨家看了一圈，下好单子又买了些自己吃的，忙到下午才离开。

回到自己的公寓楼下，她恍惚想起那个被扔在储物箱的礼盒，顺手带上楼。看似平常的盒子，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裁剪、粘贴，包括那只蝴蝶结。

白皙纤细的手指抚过质地柔软的天使翅膀，顿了顿终究没有打开包装。走神中，身旁的手机忽然响起短信铃音。舒珮吓得胸口怦怦直跳，狐疑解锁查看，发件人是 10086，内容是：您本月的包月流量剩余不多……

不是贺子安！心虚地拍拍胸口，她起身走到窗边，头疼地想着该怎么面对他。假装不记得这事，可天天见面难免会尴尬，而且他这个兼职比店里的正式工做得都好，辞退他又实在没理由。

就在她纠结的同时，还在公司加班的贺子安，则是担心不已。

几个小时前，他特意去了一趟舒珮的店，结果美亚告知，她收了份礼物走后，一整天没来。以往，她每天大半的时间都待在店里，以自己对她的了解，就算有事也会提前打招呼，不大可能会无缘无故地不出现。

考虑再三，贺子安眯着眼环顾一周，伸手滑动鼠标，在自己的电脑会议文档上敲出：“今晚的会议到此结束，明天中午之前，我希望你们能拿出让我满意的方案。”

他打完的同时，笔记本电脑同声语音报读也宣读完毕。

装饰简洁现代的会议室里静了两秒，陆续有人起身。向晨收起手边的资料，等其他人都走光了，他面对面望着贺子安说：“Attendre 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舒珮今天没去店里。”贺子安合上电脑，一双白皙且骨节分明的手比画着，用手语问道，“你觉得她可能会去哪里？”

“既然担心，不如给她发个短信问问。”向晨默了下，继续用手语比画，“我觉得你想多了。”

“但愿是我想多了。昨晚跟在她身后的那个男人，你认识吗？”贺子安比画完，定定地望着他，“找个可靠的人去查查。”

“我说，你在背后做这么多动作，还不如直接跟她表白呢。”向晨有些同情地看着他，“不要有那么多顾虑。”

贺子安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转过身径直走向落地窗前的吧台。怎么可能没有顾虑，如果自己是健全的人，早在再次遇见她的那一刻就表明心迹了，何须用尽办法只为了能陪在她的身边。

向晨沉默地望着他略显寂寥的背影，轻轻叹了口气。贺子安表面上比谁都乐观，唯独在感情上，却是最脆弱的那一个。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缺陷，在别人眼中，分明是洪水猛兽，唯恐避之不及。

平静了两天，舒珮最后决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早早起床去农贸市场补货。

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冒头，整个新港还在沉睡当中，蓝白相间的天空洁净得没有一丝杂质。将车停到CBD的跃丰大厦楼下，舒珮抱起堆在副驾驶座上的水果，哼哧哼哧地走到自己的店铺门前。

翻包掏钥匙的工夫，贺子安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，轻松将地上的

两箱水果端起来，微笑着朝她点头。

“子安，你干吗来这么早？”舒珮也笑，迅速敛去眼底的不自在，将钥匙插进锁孔。

贺子安把水果放到后厨，姿势挺拔端正地走过来，双手上下比画着，用手语告诉她：“我知道你今天要去采购。”

舒珮大致看出他的意思，想着在曙光那晚，他那身不知是租来还是淘宝买的高仿的衣服，她佯装随意地接着说：“谢谢！还有，这个月我打算给你提高时薪。”说完她转身出了店子，将车开进大厦的地下停车场。

提高时薪？贺子安的嘴角下意识地抽了抽，走到一旁去把印有店铺LOGO的衣服套上。

舒珮停好车子折回店里，贺子安身上穿着 Attendre 的店服，弯腰擦拭着那块正在营业的小木牌子。昨晚走前没收拾好的桌椅也已摆正。她不自在地走进兼做操作台的柜台里，用余光偷偷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有些走神。

他说他二十七岁，清朗干净的娃娃脸亲和又显年轻，眼神也出奇的澄净明亮。五官算不得出挑，组合起来却分外的清俊逼人。只要一笑，那双好似会说话的眼睛，立刻弯成月牙。

兴许是贺子安感觉到舒珮在看他，忽然回头朝她温柔地笑了下。舒珮尴尬收回略带同情的视线，想着被逼婚的事，太阳穴隐隐抽疼。

寂静中，门外有清洁工过来收捡垃圾，她赶紧冲了杯热牛奶绕出柜台，给清洁工送去。

停在门外和清洁工聊了几句，她折回店里一看时间都快早上七点了，径自转去后厨找贺子安。他听不见，所以舒珮只能走到近前，抬手轻拍他的肩，等着他转过头才微笑着说：“子安，今天你来得太早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去吃早餐。”

贺子安从她微微泛着粉色的脸上移开目光，回以温和的笑容，微微颌首，而后将身上的店服脱下来。